

I ● 家鄉，在那動亂的時代

家鄉是天府之國，四川達縣香爐山。寧靜的一個山村裡，三間茅屋，家中還算溫飽。知書達禮，初中一畢業，小學教師是生涯的起點，一個什麼都教的包辦制，也做了校長。知識的渴求，再到縣城，師範教育裡，小校長老學生，成了學生群裡的「娃娃頭」。

[下圖]
1949年張光賓全家攝於屏東，時任海軍第二艦隊指揮部少校秘書。

[右頁圖]
張光賓 蜀山青青（局部，全圖見P.12） 2002 彩墨 360×35cm



家鄉山水，蜀道難的景色

張光賓出生於1915年。2007年應國立歷史博物館之邀，做了「口述歷史」的回憶性自述，當時他提道：

我的名字光賓，取字為序賢，號于寰，生肖屬兔，在家中排行第二，有一位哥哥，但是他在二歲時過世了，還有一個弟弟取名張光寅。我土生土長，家裡是在四川達縣香爐山，西雙河鄉（今沿河鄉），那邊是很偏僻的鄉村，小時候就是開門見山，一開門就看到那個景象。

〈家鄉山水〉是書畫家張光賓畫他自己的祖居——四川達縣香爐山。這是長條幅的畫，整幅高山峻嶺，低處到高，以「之」字形往上延伸，山峰之間，開闢出的平坡矗立著人家，畫中右側的三間茅屋，就是張光賓的家屋。

再往上一層，有一大戶人家，那是畫家小時候的玩伴好友，也是台灣著名的前海軍總司令黎玉璽的祖居。畫家在左上方有一長題：「我行天下路幾回……」。此畫繪於2003年，

距離張光賓1946年離開四川重慶，到1992年一度重返故鄉探



〔左圖〕
張光賓 家鄉山水 2003
彩墨、紙 136×35cm

〔右圖〕
〈家鄉山水〉局部，可見三間茅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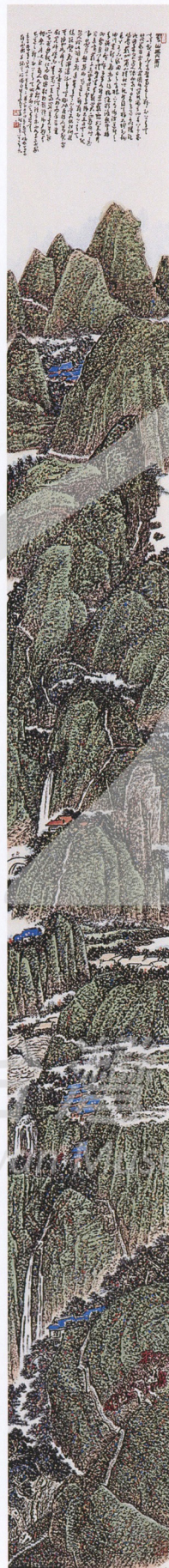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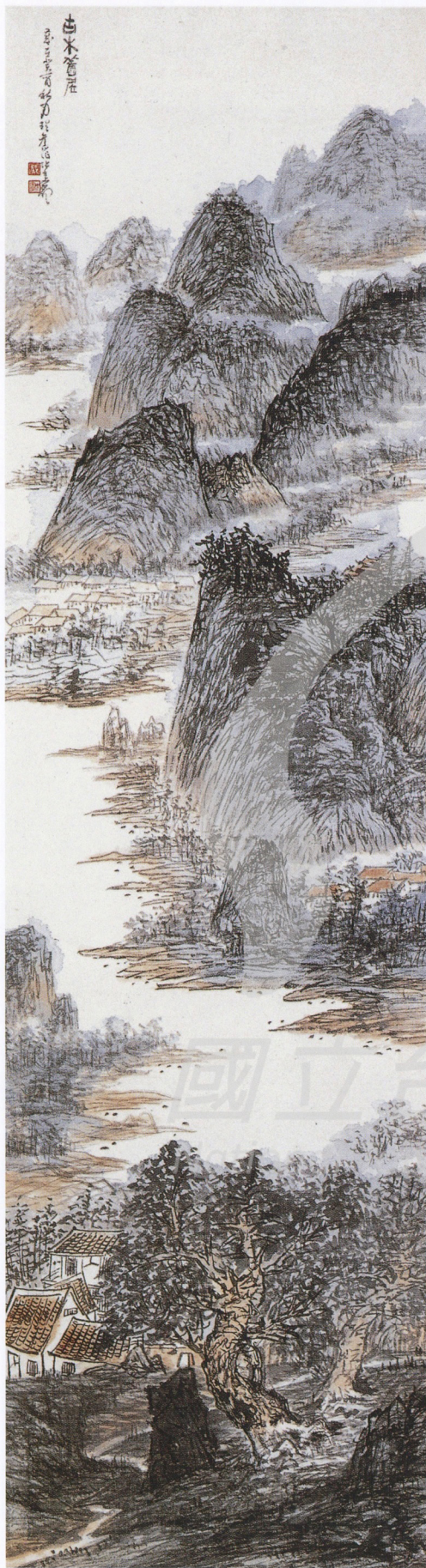
〔右頁圖〕
張光賓 三松故居 2002
水墨 96×48cm

親，已是相隔半個世紀以上了。這是動亂時代的無可奈何之局。這幅〈家鄉山水〉也是張光賓的懷鄉之作、故鄉的寫真。張光賓說，作畫不憑空想像，但師法古人，落實「畫中有詩，詩中有畫」的雅趣，將古代文人詩詞中的意境悠然重現。這幅畫有離鄉時的記憶，也有畫家對心目中山水的剪裁。1993年的〈古木舊居〉(P12)畫的是家鄉另一景。

對於一般人，李白著名的詩句「噫吁嚱！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！」讓人對四川的地貌有了第一印象。李白詩中描寫的「蜀道」，並不是畫家的故鄉，然而畫中的山巒，出現的山家，卻也可用「危乎高哉」來形容。四川更有「天府之國」的美譽，古來蜀國就是一個高文明的地方，遠在10世紀的五代，西蜀的畫家就已獨樹一幟。畫中一座座山峰羅列，聳立天際，真是「危乎高哉」！

近代中國的國難，中日





張光賓父親

戰爭，人口的移動，使得四川更是匯集了各種人才，張光賓學藝因而受惠。一樣地持續戰亂，促使他於1948年來到台灣，從此定居，在台灣繼續成長，成為一位著名的書畫家與書畫史專家。

接受傳統、新制 兩段教育

張光賓青少年成長背景是在20世紀初期，當時中國內部的普遍狀況，是新舊時代交替。他到小學校讀書，也在老家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。張光賓回憶說：

家裡沒有什麼人畫畫，祖父稍稍地可以教一教小孩子。我父親，字國柱，號執珪，以號行。他在鄉

左圖 張光賓 古木舊居 1993 彩墨 125×35cm

右圖 張光賓 蜀山青青 2002 彩墨 360×35cm

下來說，也不過是一個初中程度的人，讀警察學校，後來擔任區長，並在區公所從事文書工作，也教點書。小時候，我父親是有一些畫啊、書法的收藏，平常都看不到的，過年的時候拿出來掛一掛，有的（我）喜歡，但是說不上什麼理由。

我是一個很平常的人，沒有受過什麼特別的訓練或是有過特別的經歷。在過去就是照著長輩的話識字讀書，年幼時在家鄉不像現在有幼稚園之類的地方讓我們就學，所以也談不上有什麼太多的教養，大多是與附近小孩玩在一塊。若要說真正地學習，那可說是當我大約六、七歲時從我祖父那裡開始的，當時他教幾個兒童，我就跟他一起讀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。後來我在十一、十二歲時，因為父親又在新制的小學裡面教書，所以我就跟著父親學習。要說起我對幼時記憶比較深刻的事，說實在的，我小時候長得蠻漂亮的，容易被高年級學生欺負，這算是對於小時候有的印象。這是四川版的霸凌。

初為人師，樣樣功課都教

初入社會，張光賓從事小學教師之職。根據他口述，這時他已初中畢業，到故鄉四川的小學裡教書了。當時家鄉教書的環境不是很有



張光賓 自畫像



張光賓就讀達縣縣立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的畢業證書

規範，雖已不是私塾，但是全部的課程都由一位老師擔任，什麼都得教，好像變成一個人主持的學校。他在十八歲時就結了婚，娶的是指腹為婚的妻子許光潔女士。後來張光賓決定再到鄉村簡易師範學校就讀一年，等於再去讀一個速成的師資訓練。那一年中，他除了進修之外，也教畫圖，而且更喜歡音樂。

張光賓說：「我從小是比較喜歡音樂，所以在音樂方面，有好多樂器我都能玩，例如簫、笛、胡琴、梆子等等，而且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。」

己做的。」

1937年，張光賓二十三歲了，他從簡易鄉村師範學校畢業之後，又回到故鄉的小學裡教書，學校中的課程包括有：音樂、美術、勞作、體育四科，稱為「四工科」。張光賓四樣課程都教，前後在學校待了六年，1941至1942年間還做了兩年的小學校長。

他回憶當時情形，說道：

那個時候還在戰時（中日抗戰），物資很缺乏，我們在小學裡面要訓練童子軍，所有的訓練裝備，像童子軍繩、童子軍棍、童子軍的制服，統統都是自己創造、自己做的。例如，那時候在抗戰時買不到卡其布作童子軍制服，卡其布又很貴，所以就拿生的白布來做。山上有幾種染黃顏色的梔子，還有一種植物叫做老鼠刺，它的外頭有刺，根是黃的，把它挖起來拿到鍋裡頭去煮，加上一點燒酒，再把這個布倒到裡頭去煮，就變成一種黃顏色的布，然後到城裡去買一套童子軍制服，把它拿來拆開，拆開來之後一塊、一塊地讓學生的每位家長畫一個圖樣，拿回去就照著孩子的身體大小去做。……有時候還要出去交際，就是鄉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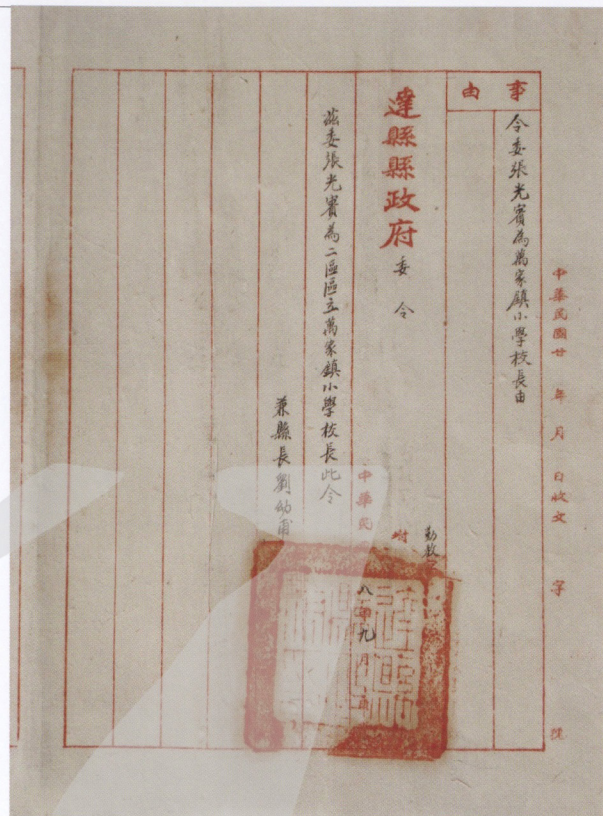
鄉、學校與學校互相交流，還去露營，所以那段時間在學校裡很有趣味！

辭校長職，回頭再去讀書

做了小學校長，張光賓並不以此滿足，還想去讀書。當時縣城裡面有一所省立高中師範學校，於是他毅然辭去校長職務，考入省立高中師範就讀了一年半。因為他當過校長，歲數比其他同學都長些，順理成章成了「娃娃頭」，當上學生自治會的會長，在三民主義青年團裡，軍訓教官是隊長，張光賓是副隊長，也是區分部的委員。

他說：「所以我在學校裡面，有時向學校爭取一些學生的權益。師範學校都是公費嘛！第一次考進去的時候七十五個人一班，但是到第二個學期，班上裡頭有人跟不上的就被淘汰了，還有的人不願意讀師範，要去讀高中的也離開了，所以那一班只剩下四十、五十個人，但是校方還想跟省政府領這個、領那個，還是照原來七十幾個人這樣地報。在這裡頭有了二、三十個空缺，所以那時候我們想因為學校有很多都是公費，而同學們的伙食也很差，我當時在學生宿舍裡負責辦伙食，學校裡其他什麼文具啊、服裝啊這些公費我們不管都可以，我希望校方把伙食費拿出來，讓我們的伙食可以改善，學校行政當局不是很喜歡，所以不知道藉什麼理由把我們開除了。」

張光賓被開除之後，前往重慶，在一個剛成立的戰時青年宣導團裡任職。《中央日報》有一位很有名氣的記者叫做劉毅夫，就是當時這個戰時青年宣導團訓練出來的。套一句現在的話來說，張光賓那時還是一位「學生意見領袖」。



張光賓獲任四川達縣萬家鎮小學校長的委派令